

克峰 著



日辰曦

PDG

序

徐善衍

建国以来，一些描写炼钢、石油、纺织、煤矿以及其它行业的文学作品都曾经先后在社会上出版发行，有些甚至还产生过轰动效应。然而以邮电为题材，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邮电职工生活、工作及邮电事业蓬勃发展的较大部头的文学作品还不曾有过，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邮电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可以这样说，如果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是经济的骨架，邮电通信就是经络系统。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要靠这个经络系统来联系。经济越发达，对邮电通信的依赖程度就越高。正是邮电通信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才使时空的阻隔大为缩小，使远在天涯变得近在咫尺。在现代社会中，邮电通信是否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在这种形势下，大力宣传邮电，让社会上历史地、全面地了解邮电人几十年来为发展新中国的邮电事业努力拼搏、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已经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了。高克峰同志在这方面先走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长篇小说《晨曦》应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小说以沈阳市电信局为背景，再现了沈阳解放前夕和建国初期，一代邮电职工在党的领导下，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保护了原有的通信设施，迅速恢复了通信能力，为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出了不朽业绩。小说在各种复杂矛盾中，描写了建国初期邮电青年的追求、苦闷、爱情和抉择，历史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风土人情，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

在我接触的青年当中，有许多人都曾编织过绚丽的文学之梦。但是结果呢，当他们在这条泥泞的路上摸爬滚打撕拼了一阵之后，发现这碗饭并不好吃，作家并不容易当。虽然有些人有幸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豆腐块之类的文学作品，但是给他们冠以作家的称号还为时过早。有人曾这样断言，当今世界，除了总统和第一夫人之外，作家的成才率恐怕是最低的。我看这话并非没有道理。这里因素很多，除了文学的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吃苦精神。高克峰同志的毅力是值得钦佩的。作为组织人事干部，白天他得处理各种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当别人打麻将、看电视的时候，他却没有这种闲情逸致，而是伏在灯下，默默地开始“爬格子”。他爬得很苦，也很累，有时甚至精疲力尽。但是他毫不气馁，艰难地、吃力地、一步一步往上爬。苍天不负有心人，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完成了这部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自从美国一九八二年出版了《企业文化》一书后，企业文化这一全新的概念开始风靡全球。目前，企业文化理论被西方学者誉为八十年代登上管理舞台的新明星。进行企业

文化建设，被认为是确保企业发展与成功的意识革命。另外，国际上企业管理出现了新潮流，即从以管钱、管物、管事为主转向着重以管人为主的新潮流。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好的企业文化，能够产生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人上进，达到人际关系协调，企业全部活动有效而又活跃的目的，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现在企业文化这一理论已被我国所重视，并在一些企业里开始推行。南方各市局已初步取得了这方面的经验。其主要特点就是把从历史到现代在几代邮电职工工作与生活中积累形成的，以及在新的形势下所应重新培育的邮电通信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目标追求等文化特点概括出来。用这个概括出来的邮电企业文化，来教育、培养、造就一代新邮电人，此书在这方面无疑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高克峰同志在动笔之前，曾和我谈过他的构思及写作计划，我听了之后，感到很高兴，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这对邮电行业正在蓬勃开展的企业文化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应该支持。如果邮电人物能在当代文学画廊中占一席之地，不仅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邮电人形象，也可以使邮电青年职工了解他们的前辈当年是如何创业，如何艰苦奋斗的。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生动、可读性较强的邮电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现在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应该指出的是，它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个别人物还缺乏立体感，有些细节的描写还略嫌粗糙。但是就总体而言，这部小说还是成功的，它第一次在广大读者面前展现了邮电各

个层次职工的精神面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灵活现、栩栩如生的人物，为邮电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一朵绚丽的鲜花。希望作者今后继续努力，为繁荣邮电文学和企业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65
第三章.....	115
第四章.....	172
第五章.....	208
第六章.....	259
第七章.....	287
后记.....	300

第一章

林峰好不容易才挤进沈阳站普通票候车室。

候车室里人声嘈杂，拥挤不堪。长椅上、楼梯上、甚至连窗台上都是人。一个个身子贴身子，人头挨人头，连一丝缝隙都没有，压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仿佛再塞进一个就会把整个大厅撑破。

“呜——”一声火车进站的汽笛声传来。人群立刻骚动了，犹如潮水般向检票口涌去。每个人都想挤到前面去，早一点挤进站台，挤进车厢。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慌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谁都巴不得早一点离开这个鬼地方。人流时而拥向这边，时而拥向那边；时而聚拢，时而分散；回荡在大厅里喧嚣的声浪使相互间说话的声音都难以听清了。

林峰站在候车室门口，敏锐的目光像雷达扫描一样迅速在大厅里搜寻着，他的目光很快落到大厅左面第二根柱子上。

柱子旁靠着一个年轻人。他穿着一身学生装，细高个，

长得眉清目秀，正低头全神贯注地阅读一本画报。画报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一个女电影明星的艳照。

林峰又重新看了一眼手中的画报，两本画报一模一样，接头标识完全符合。他径直朝看画报的年轻人走去。

“对不起，打扰了，请问现在是几点钟？”林峰费劲地穿过人流，走到年轻人身边客气地问。

年轻人抬起头来，他注意地看了一眼林峰手中的画报，毫无表情地抬起手腕：“5点零7分28秒。”

“您是去北平的李先生吗？”林峰接着又问了一句。

“你认错人了，我姓张，去天津。”年轻人说完冷淡地转身朝门外走去。

林峰随后跟了上去。

车站门前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沿街摆满了大小不等的售货摊床。卖旧物估衣的，卖吃喝的，测字打卦的，走江湖卖艺的，也有插着草标卖儿卖女的。一个个就像憋了一冬天的田鼠，全都在这傍晚时分钻出洞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再有那地痞无赖趁着混乱，在女人身上东捏一把，西掐一下。疯狂的吆喝声和叫骂声、叫卖声，混杂在一起，在站前的上空喧嚣着。

林峰跟着年轻人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在一个钟表修理铺前，年轻人停下了，他回头看了林峰一眼，然后拐进铺子里。

林峰快走几步，毫不犹豫地跟了进去。

这间钟表修理铺屋子不大，正面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钟表。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柜台后面埋头修一块怀表。

林峰扫了一眼整个房间，心里有点奇怪，这屋里就这一个门，刚才那个拿画报的年轻人怎么不见了？好像一下子钻进了地缝，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峰狐疑地走近柜台正要搭话。

修表的人抬起头来，微笑地望着林峰。

“李云龙，是你？真的是你吗？”林峰眼睛一亮，脱口而出。那样子就是在他眼前出现一座金山也决不会令他这样惊喜。他做梦也想不到三年来日盼夜想的人竟在这里出现。

说起林峰和李云龙的关系，那就话长了。

林峰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在日本人开的一家麻袋厂做工，母亲替人家洗衣服，生活十分艰难。

一年冬天，天气出奇的冷。他家住的那间小屋简直像冰窖一样，连水缸都冻裂了。买不起柴禾，每天晚上只好睡在冰冷的炕上。母亲因此害了腰疼病，渐渐地连炕都起不来了。一天，父亲实在逼急了，下班时用饭盒装了一点碎煤块，准备拿回家取暖。哪曾想当他心惊胆战地经过厂门口时，被日本门卫发现。狠毒的日本人竟扒光了父亲的衣服，惨无人道地把他绑到门柱上。就这样，父亲被活活地冻死了。母亲闻讯后急火攻心，没过几天，也离开了人世。

当时林峰正在大连“电报养成所”学习报务，噩耗传来，使他悲痛欲绝。他发疯似地要回家报仇，被朱长安等几个要好的同学死死按住。

从此他立下誓言，一定要让日本鬼子偿还这笔血债。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奉天电报电话局。他几乎每天都在寻找复仇的机会，有时他真想一把火将电信大楼烧掉。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林峰拎着饭盒去上班。刚走出小巷，“叭勾……”“叭勾……”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晨空，两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嗖嗖——”地飞过。他惊出一身冷汗，赶紧贴着墙根站下。只见一个大汉拎着手枪踉踉跄跄从远处跑了过来。十几个鬼子、伪军在他身后紧紧追赶，一边追一边狂呼乱叫：“站住，八格牙路。”

林峰忙闪回巷里，他的心像野马一样狂跳起来，双腿不住地颤抖着，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屏住呼吸等待着。

“快跟我来。”拎枪大汉的身影刚一出现在巷口，林峰立刻低声叫道。

大汉扫了林峰一眼，迟疑了一下。

林峰急了，不顾一切冲上前拽着大汉往巷子里飞跑，三拐两拐，拐进了他的家。

“你为什么要救我？”大汉用手推开林峰，那双利剑一样锋利的目光在林峰的脸上扫来扫去。

“我恨日本人，他们杀了我的父母，难道这不够吗？”林峰紧盯着大汉手中那把盒子枪回答，边说，边从破木箱里拿出一套电信工人制服。

“你想过后果没有？”大汉有意地掂了掂手中的枪又问。

“大不了拼个你死我活。”对于这个问题林峰简直不屑回答。

“有种！”大汉高兴地用力拍了拍林峰的肩膀，然后把枪递给林峰，接过制服迅速地换起来。

“妈的，开门！快开门！”巷子里“劈劈啪啪”的砸门

声和叫骂声响成一片。

李云龙换好了衣服，平静地对林峰说：“走吧，我这条命算交给你了。噢，可不能带枪出去，把它藏起来。”

林峰只好把已经别在腰间的盒子枪拔出来，恋恋不舍地塞到炕洞里。两人向外走去。

“站住！”封锁在巷口的几个伪军见两个穿着电信制服的人从巷里走出来，大声喝道。

“老总”，林峰陪着笑脸说：“我们是电信局的，去上早班。”

“不行，抓不着八路谁也别想离开。”伪军横着枪蛮横地说。

一个粗壮日本伍长走了过来，“什么的干活？”他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林峰和李云龙。

李云龙见状忙向日本伍长深深地鞠了一躬，操起日语咕噜咕噜解释说：“太君，我们是电信局的，是为日本帝国服务的良民，今天有加急电报，耽误不得。”

林峰也机灵地用日语接道：“如果太君不信，可以带我们去电信局核实一下。”

他俩那口流利的日语以及身上的制服，使日本伍长消除了怀疑，呲着牙嘿嘿地笑了，一挥手：“大大的良民，开路的有。”

俩人从容不迫地往电信局方向走去。

在电信局前面那条马路，大汉停住了脚步，把手伸向林峰：“谢谢你，认识一下好吗，我叫李云龙。”

李云龙？林峰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个沈阳城里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说简直神乎其神，说他穿房越脊飞檐走壁双手使枪百步穿杨，说他劫法场抢银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就开始悬赏抓他，一直抓到现在，赏钱翻了几十倍，不但没碰到他的一根毫毛，反而越闹越大。两个月前，他带人袭击了戒备森严的北大营，把军火库给点燃了，冲天大火照亮了半个城市，足足烧了两天两夜。在沈阳城只要一提起李云龙这三个字，那些特务宪兵之流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怎么愣住了，看看我是不是红胡子绿眼睛青面獠牙？”李云龙笑呵呵地用手亲昵地刮了一下林峰的鼻子，他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机警勇敢的年轻人。

从那以后，林峰就成了李云龙的地下交通员。“八·一五”光复后，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东北。李云龙随大部队北撤时，把林峰留在电信局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林峰死活不干，非缠着李云龙带他上前线去打国民党。李云龙狠狠地训了他一顿，林峰为此委屈地还哭了一场。

李云龙放下手中的修表工具，站了起来，隔着柜台和林峰用力地握了握手，喜爱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林峰：“好小子，三年不见，出息多了。”他向门口招招手，“喂，过来吧，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林峰，现在是电信局地下党的负责人。”

林峰一回头，看见和他接头的那个年轻人从门后走过来，怪不得刚才一进门没看见他。

“这是我的联络员夏清林同志。”李云龙介绍说。

林峰和夏清林握了握手。

“别小看他，这可是‘7.27’学潮的组织者之一。现在外面到处都在通缉他，论名气比我还大，不过赏金比我当年少了点。”李云龙诙谐地说。

林峰惊讶地望着夏清林。“7.27”是三个月前在本市发生的一场反对国民党当局拿学生当炮灰和屠杀爱国学生的学生运动。全市有几万名学生参加，其声势浩大在沈阳史无前例。这次学潮波及全市各行各业。工人罢工，教师罢教，商人罢市，机关职员罢职，纷纷进行声援，闹得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如临大敌，曾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真想不到这个面孔白皙、书生气十足的嫩学生竟有这么大的胆量。

“干得漂亮！这次学潮可把国民党给吓坏了。”林峰由衷佩服地说。他再次用力地握了握夏清林的手。

夏清林被夸得不好意思，脸“刷”地红了。

“注意外面。”李云龙对夏清林吩咐说。

夏清林立刻转身出去了。

“老李，解放军什么时候攻城，都快把人急死了！”林峰心急火燎地问。

“快了。”李云龙浓黑的眉毛一扬，“东北战场上的形势非常好，敌人像乌龟似的缩在沈阳周围几个大城市里不敢出来。现在沈阳外围地区已被扫清，少则十天，多则半个月就可以拿下沈阳。”

林峰激动地叫道：“太好了，快下命令，我们该怎么办？”

李云龙脸色严峻起来：“在这种时候，敌人一定会狗急跳墙。我刚刚得到内线可靠情报，敌人计划在逃走之前炸掉

电信大楼，这就是我火速把你叫来的目的。”

林峰大吃一惊，敌人这招可够狠毒的了。他用拳头捶着柜台，愤怒地说：“哼，做梦去吧！我们就是拼死也要保卫电信大楼的安全，我现在已联络好二十多人，绝对可靠！”

李云龙摇了摇头：“光凭这点力量还不够。你回去以后立即秘密组织起一支护局纠察队，至少一百人，我负责给你解决枪支问题。”

林峰点了点头。

“另外还要得到局里上层人士的支持，最近巩局长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李云龙关切地问。

“我已经和他接触了几次，现在还是举棋不定。他原来是个只管技术不问政治的工程师，人倒不坏，局长南逃以后，把他丢在这里代理局长。”

“你有把握把他争取过来吗？”

“我看差不多。”林峰想了想回答说，“这个人无党无派，平时对国民党的腐败一直不满，可是又怕共产党来了找他算帐。我想再进一步做做工作，给他交个实底，还是有希望的。”

李云龙沉思了一下：“你现在可以亮出身份和他摊牌，必要时我可以出面。”

“好，我明天就找他，在这种形势下，谅他也不会把我告发。”林峰自信地说。

“你可以回去了。”李云龙从柜台里走了出来。“以后由夏清林和你联络。”

走到门口，李云龙忽然想起什么，拍了拍林峰的肩膀：

“怎么样？还哭鼻子要跟我上前线吗？”

林峰用手搔了搔后脑勺，不好意思地笑了。

“现在该懂得当初把你留下来的用意了吧？电信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需要可靠的内线，你肩上的担子非常重。记住，我们需要完整的电信大楼，不是一堆废墟，明白吗？”李云龙语重心长地说。

“明白！”林峰脸色严峻地回答说。

二

血红的夕阳颓然地落了下去，暮色渐渐地降临了。瑟瑟的秋风像一个临死的病人在空中呻吟着，树木痛苦地摇来摇去。街道上空无人迹，好像墓地一样凄惨。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从远方传来，战争前恐怖的气氛充满着整个城市。

和李云龙刚接过头的林峰急匆匆地往回赶。在这次接头之前，他怕有紧急情况，已通知电信局地下组织的同志们今晚在他家碰头。敌人要炸毁电信大楼的消息像一团烈火在他胸中燃烧着，他恨不得插翅一步飞回家去。情况万分紧急，迫在眉睫，必须马上和同志们研究对策。

北市场南端的宪兵队驻地阴森森的。从布满电网的高墙里面不时传出拷打犯人的皮鞭声和犯人凄厉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与宪兵队仅一路之隔的电信局职员宿舍被死一样的沉寂笼罩着。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连窗帘都拉得紧紧的，仿佛这一层薄布就能把他们和外面恐怖的世界隔开。

林峰拐进了电信局宿舍的院子，疾步走到自家门前，伸手“嘤——嘤嘤”一长两短有节奏地敲了敲门。

门立刻无声地开了条缝。林峰敏捷地闪了进去。

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身材窈窕，梳着齐耳短发，笔直的鼻梁上眨着一双毛茸茸美丽的大眼睛。

“曲莹，人齐了吗？”林峰急促地问。

“来齐了，已经等半天了。”姑娘柔声地回答说。

林峰点点头，朝里屋走去。

这是一栋日本人留下的房子。“八·一五”光复后，这里一直住着国民党的一个副局长。前些日子风声很紧，副局长南逃北平。为便于工作，林峰便搬了进来。由于在敌人宪兵的眼皮底下，从来也没查过户口，反倒很安全。

客厅的木拉门开着，一张八仙桌摆在屋子中间。四个男人围着桌子玩麻将，每个人都在聚精会神看自己的牌，好像根本没听见有人进屋。

这几个人全是林峰的好朋友。坐在正面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壮汉叫王宽，他那公牛般强健的体格把藤椅塞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缝隙也没有。右面是朱长安，这是一个瘦高的小伙子，狭长的面孔上嵌着一双细小的眼睛，只是那只鼻子特别大，好像是后贴上去的。左面那个人叫郑铁力，他生着一副粗壮的五短身材，那颗硕大无比的脑袋上顶着一头狮鬃般的乱发。后背冲门的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他是王宽的徒弟赵显忠，平时和王宽形影不离，对王宽的话犹如圣旨一般。

“喂，别装傻了。”

林峰顺手端起桌上半杯不知谁喝剩的凉开水，咕嘟咕嘟

全都灌进肚子里，用手背抹了抹嘴说。

“你来得真不是时候，不然他们几个输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王宽说着把手中的牌往桌上一推。他抬头看了林峰一眼，警觉地问：“有什么坏消息吗？”

林峰顺手拽过一把椅子，坐在朱长安身边：“你猜对了，情况非常紧急！”

几个人的目光刷地全都射向林峰。

“刚才接头收到可靠的内线情报，敌人在撤退前准备炸毁电信大楼！”林峰神情严肃地说。

“这帮王八蛋！”王宽气得使劲一拍桌子，麻将牌稀里哗啦惊恐地在桌子上跳起舞来。

“上级指示我们马上行动起来，迅速扩大骨干力量，拉起一支护局纠察队。”林峰在每个人的脸上扫了一眼说。

“好办，在我那拉起五六十人还不成问题，保证个个都是好样的！”王宽一拍胸脯打着保票。这倒不是他吹牛，他平时爱打抱不平，喜好结交朋友，在线路工人中有一些小兄弟。只要他一出头，肯定有不少人跟他玩命地干。

“你那情况怎么样？有进展吗？”林峰把头转向郑铁力。

“经过最近一段时间摸底，已有二十来个人愿意跟我们干。”郑铁力回答说。

林峰摇了摇头：“不行，还得继续做工作，至少也要有四十人。”

“我这儿可就惨了，明确表态的还不足十个人。”朱长安红着脸说，大鼻头上沁满了汗珠。他为人老实，不习惯在